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李殊 译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李姝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李姝译 .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2018.1

(经典随身读)

ISBN 978-7-5139-1826-8

I . ①钢… II . ①尼… ②李… III .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9611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DE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李 姝

责任编辑 王 越

封面设计 冬 凡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十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3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826-8

定 价 4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言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2岁开始劳动生涯，15岁加入共青团，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之后因伤重转业，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在伤病复发身体瘫痪和双目失明后，他坚持文学创作，1935年获得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成为苏维埃“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最著名的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名著，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高大形象。保尔·柯察金的童年非常艰苦，离开学校后接触革命思想，为救朱赫来而遭逮捕，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出狱后参军。在战场上他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后不得不离开部队。之后无论是做共青团

工作，还是参加筑路的艰苦劳动，他均表现出了不怕艰险的大无畏精神。繁重的劳动使他病倒，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从事文学创作，并获得了成功。

小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突出了革命战士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一主题。保尔·柯察金在墓地所说的那段话，不仅为广大读者熟知，也是对小说主题的阐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庸俗卑鄙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因此，当保尔·柯察金以一个战士的坚强意志奋起反抗的时候，平凡的生命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碰撞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光芒是永恒的。

小说通过保尔为了革命事业，敢于克服任何艰难的刚毅性格，形象地告诉年轻人，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为共产主义理想去努力奋斗。此外，小说以生动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使人深受启发和影响。直到现在，此书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并给人带来光明和力量。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26	第三章 / 49
第四章 / 87	第五章 / 109	第六章 / 132
第七章 / 180	第八章 / 218	第九章 / 250

· 第二部

第一章 / 272 第二章 / 305 第三章 / 358

第四章 / 419 第五章 / 469 第六章 / 497

第七章 / 520 第八章 / 551 第九章 / 576

第一部

第一章

“你们当中有谁在过节之前来我家补考了，立刻起立！”

只见一个穿着教袍的神父，一脸松弛的皮肤，脖子上还挂着重重的十字架，正怒气冲冲地看着自己的学生们。

他那双凶狠的小眼睛像锥子般盯着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六名同学——四名男生，两名女生。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神父。

神父冲两个女生挥了一下手，说：“你们俩坐下。”她们俩听后，忙不迭地坐下了，暗自松了口气。

随后，神父的目光集中到了其余的四个男生身上。

“你们到我这儿来！”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挪开椅子，向挤成一堆的四个男生走过去。“小混蛋们，你们当中谁抽烟？”

这四个孩子小声地答道：“神父，我们都不会抽烟。”神父听了，脸顿时气得通红。

“你们这群混蛋，竟说都不会抽烟，那是谁把烟末撒到了面团里？不会抽烟？我现在倒要看看！把衣服口袋都翻过来！动作快点！听到我说的话没有？快翻过来！”

其中三个男生开始掏自己的衣服口袋，并把里面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瓦西里神父认真地检查起这三个男生衣服上的缝隙，他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寻找烟末的蛛丝马迹，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接下来，他开始检查第四个男生，这个男生长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和一条蓝色的裤子，裤子的膝盖处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

“你怎么像块木头似的，站着干什么呢？”

黑眼睛的男孩看了看神父，目光中隐藏着一种仇恨，他小声说：“我的衣服没有口袋。”说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缝合的衣袋。

“没有口袋！你以为我猜不到，谁会做出那么卑鄙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用烟末给糟蹋了！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还可以继续留在学校？不，我亲爱的小东西，这回我可不会轻饶了你。上一次要不是你母亲苦苦哀求，你怎么可能留下。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滚，快滚出教室！”话音刚落，神父便硬生生地揪住小男孩的一只耳朵，拖着他来到走廊上，随后转身走进教室并把门关上了。

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孩子们都吓得缩成了一团。谁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保尔·柯察金会被神父赶出学校？知情者恐怕只有谢廖沙·勃鲁扎克一个人，他是保尔的好伙伴，他亲眼目睹了事情发生的经过。那是在复活节的前一天，班级有六名考试没过关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大家在厨房等待考试的时候，保尔往复

活节要用的面团里撒了一把烟末。

保尔被赶出来后，在学校大门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他琢磨着，回家后该如何向母亲交待呢。他的母亲在一个税务检察官家里当女佣，天天从清晨忙到半夜，还要替他操心。

想到这儿，保尔的眼眶充满了泪水，喉咙也哽咽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怪那个可恶的神父。可我为何给他撒烟末呢？这都是谢廖沙怂恿我的，他当时说：‘咱们给这个歹毒的讨厌鬼撒点东西吧。’于是我们俩就这么做了。可现在谢廖沙安然无事，而我则有可能被开除出校。”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之间很早以前就不和了。事情起源于保尔和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的一次打架，当时，老师为了惩罚保尔，将他留在学校不准吃午饭。为了不让这个不安分的学生在空教室里胡闹，老师把他领到了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就坐在了教室里的最后一排长椅上。

给高年级授课的老师清清瘦瘦的，穿着一件黑外套，他正给学生们讲解地球和其他星球。保尔听他讲道：我们的地球在数百万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星星和地球存在的时间差不多。保尔听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差点儿想站起来反驳老师：“这和圣经上写的不一样。”但是由于害怕挨训，他最终没敢吱声。

《圣经》这门课保尔学得相当好，神父经常给他打五分。所有的祈祷词、《新约》和《旧约》，保尔都能倒背如流，甚至在哪一天上帝创造了什么，他都了如指掌。关于这个问题，保尔决定要详细地询问一下瓦西里神父。就在后来上圣经课时，神父刚一

坐到椅子上，保尔就迫不及待地举手想要发言。神父同意后，他站起来，说道：“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在数百万年以前就存在了，而不像圣经里说的只有五千……”话音未落，瓦西里神父的尖叫声便打断了他的话：“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就是这么学习圣经的吗！”

保尔还没反应过来，神父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将他的头使劲地往墙上撞。不一会儿工夫，他就被撞得鼻青脸肿。保尔被神父的举动吓得惊惶失措，可神父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一把握保尔推到了走廊上。

保尔狼狈地回了家，到家后又被母亲数落了一番。

第二天，母亲前往学校请求瓦西里神父的原谅，希望他让保尔重返学校。从那以后，保尔的心中就埋下了仇恨神父的种子。不过他对神父是既恨又怕。这件事发生之后，保尔开始无法容忍任何人欺侮自己，而且他心中一直牢牢记着神父的那顿无端毒打。保尔从此后变得暴躁而孤僻。

不过，神父可没有放过保尔，总是没事找事地欺侮他：要么无故地把他赶出教室；要么为了不起眼的小事，让他连续几个星期站在墙角受罚；要么就对他的功课不闻不问。正因为这样，保尔才被迫在复活节前夕，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一同去神父家补考。就是那天，保尔在神父家的厨房里毁坏了过节用的面团。

当时谁都没有发现，但还是让老奸巨猾的神父一下子就猜出是何人所为。……下课了，同学们蜂拥而出，跑到操场上，将

保尔团团围住。可是保尔愁眉不展，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谢廖沙·勃鲁扎克没有从教室里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也有责任，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朋友。

教师休息室的窗户敞开着，学校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身子从窗口探了出来，他用浑厚低沉的嗓音喊道：“叫柯察金立刻来我的办公室！”

保尔听到后，浑身一抖，心跳也加快了，他慢腾腾地朝教师休息室走去。

车站餐馆的老板是个中年人，脸色苍白，两眼无光，他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问道：“这个孩子多大了？”

母亲如实回答说：“十二岁了。”

餐馆老板一听，说：“那好，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的：每个月给八卢布的工钱，当班时管饭。干二十四小时休二十四小时，但要牢记一点：手脚要干净，可不许偷东西。”

母亲惶恐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向你保证。”

老板用命令的口吻说：“那好吧，今天就让他上工。”说完，他扭头对站在一旁的一个女服务员说道，“季娜，你带这个男孩去洗碗间，告诉弗洛霞，让这小子顶替格里什卡的工作。”

这个叫季娜的女服务员将切火腿的刀放到一边，然后朝保尔点了点头，便带着他穿过店堂，走进通向洗碗间的侧门。保尔紧随其后，他的母亲也匆匆忙忙地跟在他们身后，同时小声地叮

嘱保尔：“保夫鲁什卡^①，你可要好好干嘛，千万别给我丢脸啊。”母亲满眼忧郁地目送儿子离开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桌子上的盘碟刀叉堆积如山，几个女工肩上搭着毛巾，正在逐个地擦拭餐具。洗碗间的另一边，一个大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来忙去，这个男孩看上去年纪比保尔略大些，一头栗色的头发乱蓬蓬的。

洗碗间弥漫着热气，而且热气还在源源不断地从一个用开水洗餐具的大木盆里冒出来，使得整个洗碗间雾气腾腾的。保尔进来后，完全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待在原地，手足无措。

女服务员季娜朝一个正在洗餐具的女人走过去，然后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哎，弗洛霞，给你带来一个新伙计，让他顶替格里什卡。你告诉他要干哪些活儿吧。”

季娜说完之后，又转向保尔，指着那个叫作弗洛霞的女人说：“她是这里的头儿。她会给你分配活儿的。”交待清楚后，季娜就回前厅了。

“知道了。”保尔低声回答后，用疑惑的眼神瞧了瞧站在眼前的弗洛霞。这个女人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保尔，好像在判断他能干些什么活儿。打量片刻后，弗洛霞卷起胳膊上滑落的袖子，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亲爱的小家伙，你每天的任务就是：首先要烧开这口锅里的水，要保证它从早到晚都要有热水，烧火的木柴当然要去劈；然后你还要

^① 保夫鲁什卡：保尔的爱称。

看好这两个大茶炉；再有，哪儿要是需要，你还得帮忙洗洗刀叉，倒倒脏水什么的。活儿可不少啊，亲爱的，你准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弗洛霞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a”音读得很重。保尔听到她的乡音，再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心中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与愉悦。

保尔心里暗想：“这个姑姑看起来挺好的。”于是他壮起胆子问弗洛霞：“姑姑，那我眼下干点什么活儿呢？”

保尔话音刚落，洗碗间立刻传来一阵哄堂大笑，将他的话淹没其中，弄得保尔莫名其妙。

“哈—哈—哈！……弗洛霞突然冒出个侄子来……”

“哈—哈！……”弗洛霞笑得比任何人都欢。由于这里热气弥漫，所以保尔无法看清楚弗洛霞的脸，实际上，她只有十八岁而已。

保尔顿时窘迫不已，他转身面向那个大男孩问道：“你说，我该干点什么呢？”

那个大男孩笑嘻嘻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你姑姑，她会给你说清楚的，我只是个临时帮忙的。”说完，他一溜烟跑到通往厨房的小门里。

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工见此情景，对保尔说：“到我这儿来，帮我把叉子擦干净，”然后又说道，“你们有什么可笑的？这孩子说什么了？呶，拿着，”说着，这个女工递给保尔一块毛巾，“用牙齿咬住毛巾的一头，用手拉紧另一头。这样来回擦拭叉齿，千万不能留下一丁点儿不干净的东西。这里对这方面要求可严

了。来这儿吃饭的都是十分讲究的老爷们，他们总是很认真地察看叉子，要是发现刀叉不干净，我们可就遭殃了，女老板准会立马解雇你。”

“哪有女老板？”保尔有些不明白。“我只看见这里有一个男老板，刚刚就是他雇我的。”

洗碗女工一听，笑出了声，她说：“我们这儿的男主人纯粹是个摆设，简直就是个窝囊废。在这里一切都得听老板娘的。她今天恰好没在。等你工作几天，就会看到她的。”

这时，洗碗间的门被推开了，三个堂倌走了进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

其中一个人说道：“抓紧干活啊，十二点的班车即将进站，你们怎么还不紧不慢的。”只见说话的这个人长着宽阔的肩膀、斜吊的眼睛、四方的大脸。

这个人看见了保尔，便问：“这家伙是谁？”

弗洛霞回答道：“他是新来的伙计。”

“啊，原来是个新来的，难怪如此，”说着，他把自己那双有力的大手放在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了大茶炉跟前，然后说道，“这两个大茶炉你应该时时刻刻照看好，可是现在你瞧瞧，一个已经熄火了，另一个火也快要灭了。今天就这么算了，如果明天再让我看到发生这种事儿，你就准备挨耳光吧，听懂了吗？”

保尔听完，二话没说，立刻跑去忙活这两个大茶炉。

就这样，保尔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涯。这是他头一天上班，

所以干起活来格外卖力。因为他现在心里明白，在这里可与在家里截然不同。在家里不听妈妈的话倒没什么，可是在这里，那个斜吊眼已经把话说得一清二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瞧，保尔正在不停地忙活着：他先把靴子脱了下来，然后套在烟囱上，并用嘴使劲地把火吹旺。在他的努力之下，两个容量为四桶水的大肚茶炉终于冒出了火星。接着他又忙活起来：提起脏水桶，飞奔到污水坑旁倒掉；往烧水锅底下添柴火；用烫手的茶炉壁烘干湿毛巾。总之，吩咐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保尔一直不间断地忙碌到深夜，才疲惫不堪地向下面的厨房走去。年纪大的洗碗女工阿妮西娅看着保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心疼地说道：“不知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孩子，干起活来像个疯子一样卖命。看来家里是迫不得已，才让他外出做工的。”

弗洛霞附和道：“是啊，这小家伙挺不错的，眼里有活，不用别人督促。”

卢莎与她们的意见不同，反驳道：“谁刚来不都是这样，我瞧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偷懒的。”

保尔通宵未眠地工作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一个眼里流露出放肆眼神的胖脸男孩前来接班。疲惫不堪的保尔将已经烧好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看到保尔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茶炉也烧好了，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把双手插进口袋里，用白眼仁斜瞟了一下保尔，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用傲慢而不容反驳的语气说：“哎，你这个饭桶，明天六点钟来接我的班！”